

情到痴处人孤独

-----论晏几道与蘋、莲、云、鸿四位歌妓的千千情结

张云虹

北宋初期的词坛，大致上仍沿袭着五代遗风，相思别离，柔情婉转。晏几道就是宋初词坛上一个以写“情”著称的词人，他的词固然离不开酒边花间的老路，但在这些惯见的题材中，晏几道却把自己全部的真纯深挚的情感倾注进去了。走进他的词境，也就走进了他的心田，句句含情，篇篇带泪，仿佛每一个字都是他个性的写真，灵魂的低语……

身为北宋前期“太平宰相”晏殊的暮子，且才华奕奕，少年时代的晏几道自是跌宕歌词，纵横诗酒，斗鸡走马，乐享奢华。20余岁，其父亡故，以后家道中落，由于他性情豪宕磊落，疏于顾忌，无意科举，又不愿违心地趋时随俗，始终保持着没落贵族所特有的睥睨世俗的狂傲之气，因此“不受世之轻重”，以至于使在上位的“诸公”，“以小谨怨之，遂陆沉下位”，终至仕途连蹇，在社会生活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繁华落尽的家族命运，风尘小吏的坎坷遭际，促发了他抚今追昔的感伤意绪，于是他沉醉于歌酒席间，创作了大量凄楚感人的曲子词作。

黄庭坚在《小山词序》中说他有“四痴”：

“仕宦连蹇，而不能一傍贵人之门，是一痴也；论文自有体，不肯一作新进士语，此又一痴也；费资千百万，家人寒饥而面有孺子之色，此又一痴也；人百负之而不恨，

已信人,终不疑其欺己,此又一痴也。”

这“四痴”恰是对小晏秉性才情的最好概括。仕宦困窘，生计维艰，但不肯“一傍贵人之门”，才华出众，但流连光景，饮酒赋诗，而不苟合于时，这种所谓的“痴”其实正是小晏的独特情操。他说“可恨良辰天不与，才过斜阳，又是黄昏雨。朝落暮开空自许，竟无人解知心苦。”（《蝶恋花》）。他“孤芳自赏”而又情感丰富，“不图苟合”却又把真纯的情感寄托于身边的朋友，乃至被视为“贱民”的歌儿舞女。其重感情以至于“人百负之而不恨，已信人，终不疑其欺己。”多么率直真纯的心灵！因此他对待男女恋情，就表现得异乎寻常的深情、痴情，他正是以这样一份真纯和痴情，在他的小圈子里追求一种纯美、洁净的境界，把真善美的希望寄托于他身边的人，有情之人方能作有情之文，深情之人方能作深情之文，一部《小山词》仿佛就是他一生痴情和凄婉的回忆录。

仁宗嘉佑三年戊戌（1058），二十一岁的晏几道经常往来于好友沈廉叔、陈君龙家中，把酒听曲，并与其二人家中的蘋、莲、云、鸿四位歌妓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常即席填词，交由莲、鸿诸人，婉转“清讴”，以佐笑乐之兴。他在《小山词序》中自云：

“……始时沈十二廉叔、陈十君龙家，有莲、鸿、蘋、云品清娱客，每得一解，即以草授诸儿，吾三人持酒听之，为一笑乐……”

晏几道还屡屡将蘋、莲、云、鸿的名字直接嵌入词中，细腻地描摹她们娇美的姿态，也隐现其千回百转的缠绵意绪，读者一眼便可看出为何而作，为谁而作。如：

记得春楼当日事，写向红窗夜月前。凭谁寄小莲。 《破阵子》

斜阳外，远水溶溶。浑似**阿莲**双枕畔，画屏中。 《愁倚阑令》

手捻香笺忆**小莲**。欲将遗恨倩谁传。 《鹧鸪天》

小莲未解论心素。狂似钿筝弦底柱。 《木兰花》

梅蕊新妆桂叶眉。**小莲**风韵出瑶池。 《鹧鸪天》

记得**小蘋**初见，两重心字罗衣。 《临江仙》

小颦若解愁春暮。一笑留春春也住。 《木兰花》

小颦微笑尽妖绕，浅注轻匀长淡净。 《玉楼春》

有期无定是无期。说与**小云**新恨、也低眉。 《虞美人》

鸭炉香过琐窗寒。**小云**双枕恨春闲。 《浣溪沙》

云鸿相约处，烟雾九重城。 《临江仙》

赚得**小鸿**眉黛、也低颦。 《虞美人》

小晏之多的在次作中提及蘋、莲、云、鸿，不禁让人产生思索，这四个歌妓到底是什么样的女性，竟值得小晏如此全心倾注，无比眷慕？上文曾提到，小晏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自己的立足之地，那他应该何去何从？古代不得志于时，不能见用于世的士人，大多倾向于对自然的回归，到大自然宽阔的怀抱中去舒吐内心的愤懑，去养好自己的心灵创伤。小晏却并没有走向山林泉泽，而是以他独特的方式，隐于“绮罗丛里”、管弦声中，来表示他对社会的不满，寄托他孤愤的、同时充满美好情感的心灵。于是，对情爱生死不渝的追求成了他主要的精神寄托，他在塑造这些娇婉纯情的少女形象时，也塑造了他自己的形象：他是如何等的纯洁而真挚的情感来对待这些被一般人所鄙视的“贱民”！在小晏的词中，她们聪慧、美丽、单纯、多情，她们即使小晏词的演唱者，又是激发他创作灵感的生命之泉。她们是他艺术

上的知音、合作者，是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友伴，是他精神生活的梦源和支柱。当“君龙疾废卧家，廉叔下世”，莲、鸿、蘋、云亦不知流落何所之后，小晏就只能在回忆中讨生活，在心灵深处极为痛苦的状态下，写出了大量追思往昔同她们离合悲欢、感慨万端的词章。试看下面这首《临江仙》：

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记得小蘋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

上片开头两句，午夜梦回，只见四周的楼台早已闭门深锁；酒醒时分，那重重的帘幕低低地垂到地上。此人写“梦”、写“酒”，已经深蕴着惆怅的意绪；而闭锁的楼台、低垂的帘幕，这些寂静冷落的景象更增添了一层孤独和凄凉。“去年春恨却来时”，说明春恨由来已久，每一次花季再来的时候，都会触发词人绵绵无尽的莫名感伤。带着这样的愁绪，再去关照景物，就更加把深情投射到外在景物之上。

“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孤独的词人久久伫立在庭院内，面对着落花片片飘零，有看见双双燕子在迷蒙的春雨里轻快地飞来飞去，在伤心人的眼中，这清丽的景物烘托着词人内心的冷寂，又以燕子的“双飞”更加反衬出“人独立”的惆怅。下片词转入对往日情事的回忆。多少日子过去了，词人总是念念不忘与小蘋邂逅的刹那间最动人的情态。小蘋“琵琶弦上说相思”，借助琵琶美妙的乐声，传递出胸中的千般柔情。弹者脉脉含情，听者为之沉醉。宴会结束后，一对情人即将分离。晏几道回忆小蘋在溶溶的月色之下，像一朵彩云那样飘

然归去，渐行渐远。在小晏的眼中，这样的背影是多么美好，它充满着对未来重逢的美好憧憬和遐想。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曾照小蘋归去的明月还在，却早已是人去楼空、惘然如梦了！在这段往日情事的追忆之中，寄寓着词人无限痴迷的愁绪和感伤怀旧的叹息。

感情，惟其纯洁才可贵，惟其真挚才感人。小山词中所表现的感情生活远远超越了低层次的“欲”的界限，或是寻欢作乐的庸俗需求，更多是一种精神上的恋爱，因此有评论者说：“晏几道的词深微地体察到这些歌儿舞女供人遣玩的痛苦生活和复杂难诉的思想感情，写出了封建时代地位地下的妇女们——尤其是那些任人玩弄的歌儿舞女们的悲剧命运。”对于此类观点我是抱谨慎态度的。诚然，作为供人玩赏娱情的歌妓，她们的地位可想而知，无疑是十分卑贱的。说到这里，不得不提一下宋代的歌妓制度，在宋代歌妓分为两种，一为官妓，一为家妓（也称私妓），官妓包括教坊中的歌妓，军中的女妓，中央及地方官署的歌妓；私妓指贵族，士大夫以及一般的家庭中所蓄养的一些歌妓，每逢宴饮之时，主人便让她们歌词奏乐，劝酒助兴。在当时，家妓可以随意买卖，随便送人，视为“牲畜”、“赌品”。而蘋、莲、云、鸿就是这类所谓的家妓。由此，晏几道对待上述四人的态度的确有别于当时世人，但我个人认为，这也主要是由小晏身世遭际所决定的，他在同情她们的同时也是在同情他自己，他在为她们的处境鸣不平，也是在为自己的处境叫屈。在他的词中，他不仅写自己对蘋、鸿诸人的思恋，同时也写她们对自己的爱慕之情，在他看来，这种思慕是双方向的，但我认为他多少有些把一厢情愿的假想强加与人的嫌疑，倘若他没有家道中落，那他有如何生得出这万般的同情来

呢？在歌妓们的眼中，他又何尝不是那些众多玩客的其中之一呢？这是不是就是一种文人的自我感觉良好呢？我说这话并不是无凭无据的，这还要再次谈起宋代的歌妓制度，在当时歌妓们招待宾客时，为了融洽宾主双方的情感和气氛，经常主动向词人乞词，因为她们知道要使自己的歌唱能得到人们的认可，所歌之词的内容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因此，她们希望能不断地获得词人的新作，使自己成为这些新作的首唱者，以此给听众留下全新的感觉，同时，也通过词人在词作中对自己的赞咏来扩大名声，提高身价。所以，只要有适当的机会，歌妓们便会主动向词人乞词。那么，蘋、莲、云、鸿也难免向晏几道乞词，为了实现乞词的目的也难免要频频的主动与晏几道接触，这或许会在某种程度上会让小晏产生她们爱慕自己的假想，而他的相思也就多半是单相思了。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点拙见，从个人情感上讲，我更希望他们是互相思恋的，在这里也仅仅是做一些辩证的思考罢了，小晏的那份不同于且高于世人的同情心还是十分可贵的，他毕竟不类于那些逢场作戏、无动于衷的词人，他表现的是一种在美的面前不图占有，不求报偿的崇敬心情，我们可以很容易的感知到他对蘋、鸿诸人的真挚情意。

综观小晏词，大都以一片痴情追忆情爱之真纯，倾诉相思之孤苦，这是他多情个性的写真，沧桑人生的折射，是真性情、真感情的流露。他因痴情而孤独，因孤独而深忆，因深忆而更加孤独，他在自我设置的情感境界中永久的孤独和伤感着。

